

NATIONAL MUSEUM TOKYO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NATIONAL
MUSEUM**

TOKYO

典藏版・世界美術館全集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再版

發行人 林 春 輝
編譯者 呂 清 夫
出版者 光復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8號6樓
郵政劃撥帳號第0003296-5
電話：7716622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0262號
紙 張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弘盛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304-8769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280巷24號
紙 張 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用紙 臺灣科樂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典藏版

12

世界美術館全集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典藏版

12

世界美術館全集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NATIONAL MUSEUM TOKYO

東京國立博物館

呂清夫 編譯

Texts by:
Hirokazu Arakawa
Isamu Iijima
Hisatoyo Ishida
Seizi Imanaga
Hideo Okumura
Tadahiko Katori
Hiroshi Kakui
Ryōun Kaneko
Masamichi Kamei
Takeo Kiuchi
Sadao Kikuchi
Shigemi komatsu
Akio Satō
Jirō Sugiyama
Fujihiko Takasaki
Sakutarō Tanaka
Masaki Nakano
Tanio Nakamura
Yoshimaro Noguchi
Gakuzi Hasebe
Seizō Hayashiya
Suketaka Hinonishi
Kunio Fuzita
Tomohiko Horie
Fumio Miki
Keizaburō Mizuno
Iwao Murai
Tomoyuki Yamanobe

光復書局

• 典藏版 •

世界美術館全集

- 1 羅浮美術館
- 2 華盛頓國家畫廊
- 3 開羅美術館
- 4 阿姆斯特丹美術館
- 5 烏菲茲美術館
- 6 梵蒂岡美術館
- 7 普拉多美術館
- 8 倫敦國家畫廊
- 9 波士頓美術館
- 10 維也納美術館
- 11 大英博物館
- 12 東京國立博物館
- 13 慕尼黑美術館
- 14 布列拉美術館
- 15 墨西哥國立博物館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Editorial Director—Carlo Ludovico Ragghianti

Assistant—Giuliana Nannicini

Design:

Fiorenzo Giorgi

Published by

KWANG FU BOOK CO., LTD.

©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 Mila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and bound in Taipei.

東京國立博物館在1872年（明治5年）3月以教育部（文部省）博物館之名，開放於東京湯島舊聖堂的大成殿，這雖是維也納世界博覽會日本展品的預展，却也是日本博物館的初次公開，於是以名古屋城的金鯱（屋脊兩端的魚形裝飾）為首，各方面收藏的器物全部出籠，由於觀眾極為踴躍，故再三延期、盛況空前。故日本設立博物館的新機運便在明治維新前後急轉直下。

當時從歐美考察歸國的先知先覺，像町田久成、田中芳男等人都曾向政府建議，希望比照海外的現狀，在日本設置博物館，以作為文化開發及知識普及之所，一方面有識之士在維新之後看到社會的激變及崇洋的傾向使得日本傳統文物慘遭破壞，遂非常期望博物館的出現，以期搜集、保存這些文物。故日本的博物館在當初除了美術品與歷史文物之外，也收藏動物、植物、礦物等與自然科學有關的、或有利於生產事業的資料，亦即出發點是一個多元性的機構。

湯島舊聖堂的博物館其後經過現在帝國飯店附近的內山下町，再搬進上野公園，此乃1882年的事情，建築物是前一年在此舉行的第2屆國內勸業（提倡實業）博覽會之美術館，由英國技師J·康多爾所設計，並預先計劃事後闢為博物館。其3月份舉行的開幕典禮由明治天皇親臨主持。此乃磚造2層建築，佔地700餘坪（2401平方公尺），為明治西式建築的代表作，極為一般民眾所喜歡，可惜在大正時代的關東大地震時被毀掉。

起先隸屬教育部（文部省）的博物館其後依次由太政官（明治初期設立的最高衙門，改內閣制後取消）正院的博覽會事務局、內政部、農商務部接管，1886年隸屬於宮務部（宮內省），此乃博物館結束其草創期、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時期。過去雖與勸業博覽會混在一起、擔任產業振興的角色，但現在已經以展示美術與歷史文物為中心。至於教育部的接管有關天然物產的陳列品，以及作為博物館的一環而與博物館一起開放的上野動物園為紀念東宮喜事而賜給東京市，兩者均為大正時代關東大地震以後的事情。

博物館在1889年改稱帝國博物館，1900年又改為皇室博物館。其間於1895年有奈良博物館、1897年有京都博物館先後開放。其後京都博物館與上野動物園同時由皇室贈給東京市，奈良博物館在東京皇室博物館總長之下，一時亦擔任正倉院寶庫的事務，在改成國立之時，乃是東京的分館，然至1952年便與京都博物館同時獨立。

現在陳列設施最古老的表慶館竣工於1908年，這座建築物是1900年為紀念太子（大正）成婚，由東京府知事、東京市長等人的提倡而組成的東宮喜事慶祝會獻給皇室的，基於此意，遂名之為表慶館，由片山東熊所設計，為古代樣式的2層石造陳列館，在關東大地震正館毀掉之後，很快地成為博物館的主要陳列場所。

破壞後的正館遺址旋即夷為平地，並以1928年昭和皇帝舉行即位大典為契機，遂有人倡議把全國的捐款興建一座新正館的作為奉獻。當時並決定一個展示方針，此即重建時的正館應陳列以日本為中心的古代東方美術，而皇室美術館的性質亦明確地從美術及歷史的內容邁向美術博物館的方向。

建築物是在強調日本趣味的東方近代式之前提下，公開徵求設計，並以當選作品為藍本來施工，工程破土於1932年，竣工於1937年，並於翌年11月開放。此乃鋼筋混凝土建築，地面兩層、地下亦兩層，有一部份把當中的兩層蓋作3層，以耐震耐火為結構的基礎，同時在照明、溫濕度、空氣調節、塵埃防止等設備上亦集用了現代科學的精粹，此即今日吾人所見的東京國立博物館之正館。

這個時期庭園的整頓也在同時進行，並將應舉館與九條館遷建於正館後面，應舉館係在1933年由益田孝氏獻給宮務部，原是愛知縣海東郡大治村的明眼院之書院，為江戶時代中期的建築。地磚與榻榻（兩面糊紙）畫有圓山應舉的畫面，把繪畫與建築合成一體。

九條館原來亦位居東京赤坂的九條道實宅第之中，當時被用作起居室，然於1934年獻給宮務部，並遷建於此，此乃10蓆2室的書院型，地板與榻榻有出自京狩野手筆的著色四季樓閣山水圖，並將京都皇宮內九條邸中的東西剝下來，轉用於此一建築物中。

至於後院最古老的建築乃是六窗庵茶室（舉行茶會的屋子），此乃慶安年間（1648—1651年）基於金森宗和的喜好，把它建在奈良興福寺的塔頭（隸屬主寺的小寺）慈眼院內之建築，然在明治初年本館開放以前便以海路運往東京，遷建

於現址，1881年由本館有關人員努力加以整修，並擴建水屋（洗茶具室）與廚房，儘管經過遷建與整修，仍能留下往日的豐采，為東京著名茶社，而本館亦悉心加以維持與管理。後院與正館前院的西洋式相對，乃是以池塘為中心的江戶時代風之廻遊（周遊）式日本庭園，可以從正館 1 樓及 2 樓北側陽臺眺望此一充滿綠意的景觀，使本館的造訪者在欣賞陳列品之餘，能夠得到暫時的休憩。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戰後的一段時期，對博物館而言也是一個苦難的時代，隨着戰爭的進入高潮，館中的收藏及展示中的美術品雖分別疏散到京都府、福島縣、岩手縣，但因職員相繼入伍，不但人手不足，同時資金的籌措及輸送機關的確保亦有難言的苦衷。1945年 2 月，本館暫時關閉，隨着收藏品的遷出，事務所亦遷往奈良皇室美術館，職員除一部份留在東京擔任本館防護以外，餘皆前往奈良或疏散地點上任。

戰爭結束以後，在奈良把今後博物館的措施作過檢討與協議之後，大家共同的意見是早日把博物館重新開放，1946年很快地把疏散的美術品送回東京，至 3 月份，本館終於開放。在當時荒廢的社會環境中，博物館的再度開放對人們而言，乃是一種巨大的心靈支柱，能夠逃避殘酷戰禍的美術品一如往昔之寧靜面目或許有助於恢復日本的民族自信心。

1947年 5 月 3 日新憲法頒佈之時，皇室博物館便從宮務部移入教育部的管轄，變成國立博物館。當時為順應新的形勢，透過展覽，出版物或演講會、講座來舉行的博物館活動實在很活躍，從現在看來或許有點行之過度，然其積極的姿態仍是值得評價的。1949年 1 月，由於奈良法隆寺金堂的火災，有關保護文化遺產的輿論突然掀起了高潮，在1950年的議員立法中乃制定、頒佈了文化遺產保護法，並將本館改稱東京國立博物館，成為新設的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之附屬機構。及至1968年，此一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被廢，文化廳代之而起，本館亦與京都奈良博物館，東京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國立西洋美術館均成為其附屬機構，以迄於今。其間的展覽活動、普及事業固然逐年增進，而設備的充實更值得注意。

首先，戰後遷建於館內的建築物有過去因州池田宅第的黑門（重要文化遺產，1954年由東京芝高輪遷建）、及春草廬茶室（1959年遷建於後院，據說是江戶時代河村瑞賢在修濬近畿河川時蓋來作為休息場所，其後經由原三溪氏之手而成為松永安左エ門氏所有，興建於埼玉縣所澤的柳瀨莊內。戰後這座山莊由松永氏

捐給本館，但祇有茶室遷建於本館境內）、乃至轉合庵茶室（據說原是小堀遠州從桂離宮蒙賜古茶壺時在京都伏見的宅第內興建的，其後為鹽原又策氏所有，位居其東京澁谷宅第內，死後由其未亡人捐給本館，1963年遷建於本館境內後院的現址）。新建的建築中有法隆寺寶物館、東洋館，故內外均實現了長年的願望，至於新收藏庫亦建於後院西側，在陳列品的保存、管理上亦顯示進一步的發展。

法隆寺寶物館開放於1964年，以1878年奈良法隆寺獻給皇室的所謂青銅鍍金48尊佛為首，計達300餘件寶物，把保存的狀況原樣展示出來，可以說是收藏庫兼陳列館。這些貴重古物可以媲美正倉院的寶物，為它們興建特別房間的構想早在奉獻當時即已有之，但直至這時才告實現。館內經常由空氣調節而保持一定的溫、濕度，每星期四開放一次，然在天氣、溫、濕度不佳的時候，也暫停開放。

東方館（東洋館）在1968年竣工、開放。在歐美的著名博物館均設有東方部門，進行有關古代東方美術的充實與展示，而本館乃是日本、及亞洲地區的代表性美術館之一，故如少了此一部門，不但館內外的研究人員感到不便，同時從東方文化的觀點看來也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故此一設施的實現早為各方面所重視。工程興工於1965年，約歷時3年，階梯每次上昇半層樓，依次繞行各個陳列室，從最初的房間起，很自然地被引到最後的房間，這種結構與空調、照明及其他一切方面都使用現代最高水準的技術，在近代化博物館的設備之週全而言，堪稱全日本博物館、美術館的一個典範。

過去在本館與日本美術一起展示的東方陳列品全部遷入東方館，從陳列體系看來，亦給觀賞者帶來極大的方便，尤其是東方館地下室設有特別展示場，對於過去與報社等舉行聯展時造成的干擾與影響由是一掃而光。目前一進入正門，便可看到正面是昭和初年的正館，左邊是明治末年的表慶館，及與之相向的新建東方館，但興建時代互異的建築物在各顯其特色之餘，又彼此取得調和，三者圍繞着前院而形成統一的美麗外觀。

法隆寺寶物館的前院相當於面臨馬路的黑門之內側、及表慶館之後側，此處頗有自然之趣，在奈良縣明日香出土的須彌山像、石人像等石雕均以極其自然的調

子樹立在草坪上，配合鎌倉時代重要文化遺產之一的校倉（古代倉庫的一種，原是奈良十輪院的寶庫，1882年本館開放時遷建於此），不但成為庭園的點綴，亦足供參觀者來欣賞。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收藏品目前約有8萬4千件，其中日本國寶、重要文化遺產約460件。若作個大略的分類，那麼正館的日本美術有40,000件，表慶館的考古資料（日本）有28,000件，東方館的東方美術、考古資料有15,000件，此外收藏於法隆寺寶物館的奉獻的寶物300件。這些收藏品除了本館的收購之外，係透過皇室的撥與、熱心人士的捐贈、與外國的交換、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現在的文化廳）及其他機關的託管而收集得來的，特別是在熱心人士的捐獻品中，充滿着令人尊敬的古道熱腸，他們不將古代美術品流為個人的玩物，却使之成為全民之寶而傳之永久。1972年為紀念東京國立博物館創立100週年，本館乃從遍佈於各室的8萬餘件收藏品中選出360件左右名作，舉行一次紀念展（1973年1月6日—2月11日），在一個世紀之間收集到的每一件陳列品上面，令人回憶起歷年館員的努力及捐贈人士的熱情，並給與參觀者以極深的感動。

本書即從這一批展品中選出110餘件，再加上若干說明，以供讀者欣賞，書前並擬試作一個全盤的概觀。祇是限於作品的種類與數量，不易掌握到東方及日本美術的演變過程，故祇能根據收購與捐贈之類的區分，寫出名作與本館的一些關聯，以供讀者參考。

在本館草創期得到的作品中已有幾件名作，如平安佛畫的代表作「普賢菩薩」（參照88頁）、本阿彌光悅的工藝品「浮橋泥金硯盒」（參照142頁）、野野村仁清的作品「彩繪月梅圖壺」（參照139頁）均在1878年購得，再如尾形光琳製作的「八橋泥金硯盒」（參照142頁）在參加巴黎世界博覽會展出之後便由本館所接管。普賢的收購價格在當時雖不足20圓，但在維新後的傳統破壞風潮中，由於對佛畫看都不看一眼，所以有人尚嫌太貴，所幸被美國美術學者菲諾羅沙(Fenollosa)看到，乃保證它是世界的名品，其真正的價值終算得到應有的評價。

在明治維新之後，神社佛寺的困頓及古屋的沒落對文化遺產而言誠為一個受難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個時期由於社會的混亂及經濟的變動，許多美術品所遭的惡運亦不亞於前者。

例如本書中的平安佛畫名作「虛空藏菩薩像」(參照89頁)、「一遍上人畫傳」(參照107頁)、可翁筆「蜺子和尚圖」(參照110頁)、相傳周文筆「寒山拾得圖」(參照111頁)、狩野秀賴筆「賞楓圖」屏風(參照120頁)、長谷川等伯筆「松林圖」屏風(參照130頁)、近代畫除橫山大觀、下村觀山、今村紫紅等人之外，尚有上村松園筆「火焰圖」(參照160頁)、中國畫有梁楷筆「雪景山水圖」(參照42頁)、李在筆「山水圖」(參照55頁)、書法有小野道風筆「追諡智證大師勅書」(參照79頁)，雕刻有「相傳 源賴朝像」(參照104頁)、「雲岡 佛像頭部」(參照25頁)、工藝品有「彩繪鍋島磁盤」(參照140頁)等等的作品，均在1947年至1952年之間納入本館。

本館由皇室撥下來的作品甚多，法隆寺奉獻寶物即其一例，在戰後本館從皇室博物館變成國立博物館之際，過去的收藏狀況仍原樣保存下來。「龍頭水瓶」(參照28頁)、「海磯鏡」(參照30頁)、「青銅鍍金灌頂幡」(參照77頁)、「佛形坐像」(參照73頁)、「聖德太子畫傳」(參照81、83頁)等作品在奉獻寶物之中乃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另外在本書不得不加割愛的是皇室撥下的許多名刀，刀劍的陳列目前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其次看看捐贈品，首先在早期的1874年有久松定法先生捐獻的「蘆葦泥金馬鞍」(參照118頁)。1880年有「青花魚藻紋壺」(參照52頁)，捐獻者是對本館創設有功的田中芳男先生。捐獻品本無法加以軒輊，但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是橫河民輔先生捐獻的中國陶磁收藏，「唐三彩貼花龍耳瓶」(參照29頁)即為其中之一。橫河先生乃是工學博士，也是實業界的聞人，他並不基於鑑賞的立場，却欲有系統地收集中國陶磁，並將之捐給本館。而且在捐獻時的取捨選擇完全委諸有關官員，毫不夾雜一點私人意見，其後又繼續收集系統中缺乏的作品，再度獻給本館。現在東方館的中國陶磁收藏已臻充實，其所以能保有極高的水準，完全是橫河先生的功勞。

此外與本書有關的捐獻品尚有坂本菊先生捐的「饕餮紋甗」(參照20頁)、繪畫有松平直亮先生捐的「平治物語圖卷」(參照97—99頁)、團伊能先生捐的池大雅作品「樓閣山水圖屏風」(參照146—148頁)，工藝品有前述鹽原千代先生捐的「彩畫古九谷巨盤」(參照139頁)等均須一提。

與各國交換得來的作品有大戰中的1944年來自法屬印度支那的遠東學院之安克爾·瓦特等石雕，此外有來自法國吉美博物館的西域出土品、來自義大利羅馬國立東方美術館的伊突利亞土器，及因「美索不達米亞展」而與伊拉克共和國換得的考古品等等。「地藏王菩薩像幡」(參照33頁)就是與吉美博物館交換而得的作品之一，這顯然是法國東方學者佩略(Paul Pelliot)探險時的收獲品，其出土地點、出土年月均很清楚，故尤其珍貴。

最後讓我們在日本國內各機關託管的作品中，談談來自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的作品。該委員會根據文化遺產保護法的規定，曾向收藏者買下有出售許可的國寶及重要文化遺產，但因委員會本身並沒有展示的設備，所以便把收購的作品隨時給其附屬機構——東京、京都、奈良3座國立博物館。分配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作品在本書中的繪畫有「孔雀明王像」(參照88頁)、青木木米筆「兔道朝嗽圖」(參照153頁)、相傳石恪筆「二祖調心圖」(參照34—35頁)、梁楷筆「李白行吟圖」(參照44頁)、李在筆「山水圖」(參照55頁)、呂紀筆「四季花鳥圖」(參照56—57頁)，書法有相傳小野道風筆「秋萩帖」(參照80頁)等，加上本書未加介紹的刀劍及其他作品，實有甚多本館所不可或缺的陳列品。

在以上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李白行吟圖」係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買下的第1件作品，這件名畫得自出雲的松平家族，但當時尚未被列為重要文化遺產，在松平家族與外國美術館談妥，行將運出海外之際，行動敏捷的委員會趕忙前往阻止，幸得免於外流。如是連同博物館本身，「作品」亦各各有其歷史，它們加起來才有今天的面目。

東京博物館的使命目前以日本古代美術為中心，廣泛收集、保管東方各地的美術，並公開展示之。由於在日本國內、及世界上來說均為屈指有數的博物館，故其收藏品不論質與量均不亞於其他博物館，唯在完整的陳列體系上言仍有其不足之處，加上許多日本美術品的質料又不堪長期保存，所以今後陳列收集的工作將是艱巨的，同時為着較妥善的保存、管理與展示，本館設備的充實與改善也是每天都要面臨的課題。不僅靠本館或館員的努力，還希望學者、愛好者、乃至關心古代美術的人士都能在各自的崗位協助或支援本館的活動，如是東京國立博物館或許才能達成它的使命，也才能對日本乃至世界文化的發展有所貢獻。

東京國立博物館介紹記

陳景容

從上野公園經過那壯麗的噴水池之後，便可以看到正面有一棟細長的建築物、採用古代日本式的屋頂和黑色瓦、建築物本身則是用水泥和石頭造成的，反應著日本趣味的西洋式建築，這便是完成於1937年的國立博物館的本館，左邊有一棟西洋式的石造建築是1908年完成的表慶館，右邊那一棟現代的水泥建築是在1968年完成的東洋館，這三棟主要建築物雖然有不同的風格，可是看來還是很調和，這三棟建築物中間有一個相當大的庭院，有草坪、有大樹和一池清冽的池水、池裡有很多美麗的鯉魚在那裡悠閒地游著。

起初，東京國立博物館於明治5年（1872）年3月，以文部省博物館的名稱成立。本來是爲了參加維也納萬國博覽會而設立的。經過在內山下町的時期之後，1882年移到上野公園，當時的建築物是磚造的二樓，可惜毀於關東大地震，現在的國立博物館的本館於1932年開工，在1938年11月公開展出，展出內容全是日本美術和東方古代美術作品。而東洋館則以近東到遠東各地的美術品爲主，表慶館以考古資料爲主，除此之外有法隆寺寶物館、應舉館、九條館和屬於文化財的黑門、和在本館後面的庭院、春草廬等設施。

無疑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是亞洲最大的博物館之一，一共收藏了八萬四千件的作品，大致說來日本美術有四萬件、考古資料有二萬八千件，東方美術共有一萬五千件的作品，另外還包括收藏在法隆寺寶物館的大約三百件作品。這些作品的來源，除了作有計劃的收購之外，還有皇室和一般人的捐獻，另外有一部份是和外國交換而來的。

當我們走進本館之後，可以看到日本各地佛寺的佛像，但是日本佛像的精品還是收藏在奈良、京都的佛寺裡，而佔極大部分的古代衣裳、刀劍、工藝品又是對我來說較沒興趣，可是當我們走到雪舟的「山水圖」、「秋冬山水圖」（參照115頁）之前，便有一種親切的感覺，長谷川等伯的「松林圖」（參照130頁）又顯示了一種優雅的情趣，墨齋的「一休和尚像」（參照112頁）是一幅極寫實的作品，而周文的「寒山拾得圖」（參照111頁）和可翁宗然的「蜆子和尚圖」（參照110頁）也都屬於禪畫，是